

行云有影书系

唯美的·情趣的·怀旧的
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经典

一个收藏徐志摩情感日记的女人



酒后

毫端运秀临霜写

跳脱秋生腕底香

凌叔华

东方出版社

行云有影书系

毫端运秀临霜写

跳脱秋生腕底香

酒后



凌叔华

中南大学
图书馆藏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酒后/凌叔华著. 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 2004.1

(行云有影书系)

ISBN 7-5060-1743-1

I. 酒... II. 凌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1136 号

选题策划: 正视文化·翡冷翠工作室 杜 若

编 者: 徐建华

特约编辑: 废 人

封面设计: 刘 炜

版式设计: 刘佳景 杨建生

排版制作: 正视文化

酒后 (行云有影书系)

凌叔华 著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编: 100706

邮购地址: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

电话: 010-65250042 65289539

印刷: 北京海事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印张: 7

版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9.8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。

岁月不居，斯人已逝，俯仰间已是百年。百年间多少天崩地裂，多少流离转徙，英雄意气，儿女情愁，都已随着岁月的飘零，飒然远去了，空使后来人怅惘于逝水流年，徒呼奈何！而往昔之悲欢陈迹，在在如昨，抚之能不感襟怀寥落而为之怆然乎？

幸而流风遗韵，犹有存焉，未曾湮没于时代的风烟而消逝殆尽。情发于衷，必形于言，从氤氲着烟黄的旧页中，仿佛愜悦地追怀往昔，终不至使湘灵佩杳，而心绪阑珊。

五四新文学，迁流曼衍，蔚为大观，散文、诗歌尤其独辟蹊径，开现代文学之先河。今所选之徐志摩、朱自清等皆一时文坛俊彦，其道德文章均有卓尔不群者，然情随事迁，对其文章功业及时代精神无法评说，只遴选其清醇和雅之传世美文，不避言词之文白杂陈，不避内容之深浅曲直。但使今人读

之，亦有所触怀，有所契意，即所谓“怅望千秋同洒泪”也。

“然则宋微子之兴悲，良有以也，袁君山之流涕，岂徒然哉？”又云“楚雨含情皆有托”，诗意文心本就如渺渺之行云，若即若离，何况迭经沧桑，其兴感群怨之迹，亦必眇然难寻，其所托为何，其本意为何，后辈何由知之，又岂敢唐突前贤而强作解人呢？今所以不避尘陋，于编选诗文名篇同时，旁搜广求，佐以相关之信史及图片，与正文参差错落，是所望于诸位读者据此濛濛之微痕薄影，于本事约略可循，不致惑于文意而兴望洋之叹耳。

虽勉力为之，而纰缪仍多，世有知者，望不吝指教。

目 录

爱山庐梦影	2
花之寺	19
酒后	31
吃茶	40
记我所知道的槟城	51
登富士山	63
绮霞	78
回忆一个画会和几个老画家	98
我们怎样看中国画	110
古韵之一件喜事	127
古韵之八月节	143
解闷随记之一、二、三、五	159
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	164
重游日本记	169
敦煌礼赞	204



爱山庐梦影

一九六〇年三月，凌叔华生平第一本散文集《爱山庐梦影》由星州世界书局出版，收有一九五六年来南洋大学任教以来所发表的散文十篇及旧作一篇。本文即是这一时期极为重要的散文代表作。

她的画作题材“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咏的自然”，北京的胡同、伦敦郊外的风景、泰晤士河的雾岚和苏格兰的湖光，都在她的笔端熠熠生姿。更多则是春兰、秋菊、秀竹、凌波仙子和蜜蜂、蜻蜓之类的花卉和小生灵。她的文、画同风，一如其人，“轻描淡写，着色不多，而传来的意味很隽永”；其简约、淡雅，神韵欲仙。一九四三年武汉大学校庆，凌叔华作《水仙》长卷志贺。她的一位学生晚年忆及此画，印象仍十分深刻，他说：“凌老师的画力求从淡雅上把捉气韵，不设色，不蔕染，满幅清丽的叶与花，脱尽尘俗，似乎是焚香清供的那一类。”再看这幅山水横幅：秋水、芦苇、古柳之间，一老翁抛丝，悠然独钓秋色。题语是：“闲来静坐学垂钓，秋水秋色入画图”。充满文人情趣。朱光潜先生称赞她的画是“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，在向往古典规模法度中，流露出她所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”。



“不识年来梦，如何只近山。”一次无意中读到石涛这两句诗，久久未能去怀，大约也因为这正是我心中常想到的诗句，又似乎是大自然给我的一个启示。近来我常在雨后、日出或黄昏前后，默默地对着山坐，什么“晦明风雨”的变化，已经不是我要看的了。我对着山的心情，很象对着一个知己的朋友一样，用不着说话，也用不着察言观色，我已感到很满足了；况且一片青翠，如梦一般浮现在眼前，更会使人神怡意远了。不知这种意境算得参“画禅”不！在这对山的顷刻间，我只觉得用不着想，亦用不着看，一切都超乎形态语言之外，在静默中人与自然不分，象一方莹洁白玉，象一首诗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从小就爱山；也不知是何因缘，在我生命历程中，凡我住过的地方，几乎都有山。有一次旅行下客栈，忽然发现看不见山，心中便忽忽如有所失，出来进

去，没有劲儿，似乎不该来一样。

在我记忆里，最早看到山的，该是北京的西山吧？记得我五六岁时住的房子有个后园，那里有个假山，山上有个茅亭，上边似乎有个匾，字题什么“山亭”（或者还有一二个字，但因我那时认字很少，也就不会记得了）。亭里似乎长满了野草，平日也没有人去，我是因为上去采狗尾草做玩艺儿，时时上去。有一次蹲下来采了一大把草，站起来时忽然看见了对面绵延不绝的西山。北方的山本是岩石多，树木少，所以轮廓显得十分峻峭潇洒。山腰缠着层层乳白色的云雾，更把山衬托出来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太阳下了，有些山头的岩石似乎镀了金一般，配着由青变紫，由绿变蓝的群山，此时都浸在霞光中，这高高低低的西山，忽然变成透明体，是一座紫晶屏风。

我不知在假山上待了多久。直到天黑了，女佣人来喊我去吃饭，我还呆呆的不肯去，却被她拉了回去。她对母亲说我一定冲犯了后园里刺猬精或什么精怪，她要为我烧香祈求。我本来并无目的要上那假山眺望的，更不会解释了。

不久之后，母亲因要回广东，把孩子全数带去了。去看过外婆，我们便住在黄埔附近一处濒海的祖屋，那也有两三个月吧。祖屋门外不远，便是一个沙滩，滩上本有两三只无主的破旧木船，我们到后，它们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了。除了刮大风下大雨，我们无时不在那里玩耍的。这个沙滩听说从前是一个小港口，繁荣时代曾有货船游艇停泊，但在一次大暴风雨之后，有三只船吹上了沙滩，海湾忽然变成很浅，船也不进来了。那些破木船搁浅在岸上，村中的人，谁也不知是在什么年代。有只船里都生了比人高的野树，想来只有对面的青山知道吧。说到对面的青山，更加使我怀念那逝去的童年了。

那时附近的几家孩子，常在沙滩上玩捉迷藏。记得有一次我藏在一块船板底下，大家没找到我，等了好久我便睡着了。醒来时，觉得凉阴阴的，身上衣服也有点湿漉漉的，不知是潮水来



过，或是下过一阵雨。我懒懒的仍旧躺在船板上，偶然望到对面绿油油的山头，被云雾遮住了，山腰有朵朵白云，很快的飞来飞去，象北京小孩子溜冰一样。我望着，心里着实羡慕，很想参加他们的游戏，但不一会儿，又阖眼睡着了。

忽然耳畔听到邻居的四婆的叫唤才醒来。她要我立刻回家，我不肯。她问我缘故，我就把看到的小孩子驾着朵朵飞云告诉她。她大为吃惊立即拉着我跑回家去。她跟母亲说对山的齐天大圣对我显了灵了，她得带我去对面山上他的庙烧香，并挂名作他徒弟。这样不但可以消灾，



还有齐天大圣保佑。母亲立刻就答应了。为了感激四婆的好意，她特意买了一篮水果，央求四婆次日带我去上庙磕头认师傅。到了那庙我发现所谓齐天大圣神像，原来是一只金脸大猴子，身上披着金黄的缎袍子，香案上挂了成百成千徒弟的名单。我恭恭敬敬的给那金脸偶像磕了三个头，然后庙祝就在我额上画了一道朱砂符咒。他告诉我说有了道符，以后什么山神鬼怪，见了我都要另眼相看，因为齐天大圣神通广大，他们不但不敢同他斗法，见了他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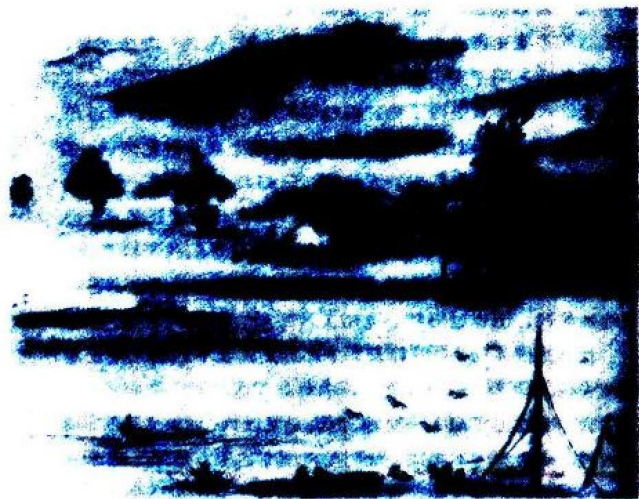
徒弟都得客气呢!

可是,我至今还不解:为什么我那时看见的青山高得很,常有白云朵朵缀着?过了二十年,我再去看的时候,非但一朵云彩也没有。连那山,也变成一座平平无奇的矮山了。是不是因为我额头上的符咒已经无灵了呢?那个老庙祝想来早已经作古了吧?我不禁又悠然想起 Saint Fustache 在两只麋鹿角中间,忽然看到幻境,那种喜悦,想来同我那时差不多吧?

我常自问我一生最值得夸耀的事,恐怕算是我比我的许多朋友逛的山多,住近山的年数也比他们多吧?我曾漫

●

爱
山
声
梦
影



凌叔华画作:秋晨

游或住过许多名山或不知名的大小山。在中国五岳中我到过四岳，和匡庐、峨眉以及南北高峰及大小三峡；在日本游过富士、日光及京都的岚山；在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，也去过不少古迹的大山。在瑞士，山头带雪的山以及少女



峰，在英格兰湖区的山及苏格兰的高山，这些地方我都流连赏玩过。有不少的山，我且揣摩下它们的色泽形象。当风雨长夜，它们会来慰问我的寂寥，我呢，常常焚几枝香，泡一壶清茗，静静的享受“风雨故人来”之乐。

我常想对山水最富情感与理想的民族，中国人恐怕可算首屈一指了。我们都是从孩提时就受过爱山水的训练。许多中国孩子很小就读过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”或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的。我们的诗人高士，却是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”的。如果用近来的统计方法去算古今诗集里关于山水的诗句，恐怕字数可过千万吧？陆放翁因为自己爱山，又怕人不懂得看山，便指出一个有趣的看法说“看山只合倒骑驴”。辛弃疾也因为自己嗜好山水，却怕年青人象自己那样失掉欣赏山水的机会，他所以写“只因买得青山好，却恨归来白发多。”这两句词却不知曾

害得多少暮年诗人落泪。

我时常想起,当我初学山水画时,我的老师(王竹林师专画山水兰竹)再三说过:“你学画山水,第一得懂得山水的性情脾气,等到你懂得它的性情脾气到了家,你就会猜到了什么时候它要笑,什么时候它发愁,什么时候它打扮起来,什么时候它象是生气,什么时候它会假装正经不理人。到你真的懂得山的脾气,你就会下笔潇洒自然了。就算是画的不照古人画法,你也可以自成一家的。”在那时我只有七八岁,我只觉得他说得“好玩”,却未想到这原是中国画的高超微妙道理。这在我单纯洁白的灵府,永远留下一个神的启示。等到我成长后,我才发现这些意思是古代中国画的大师曾说过的。

后来竹林师南去,我从另一专攻山水的女师郝漱玉学



凌叔华画作:国画山水

画，她似乎是怀才不遇，学问很不错，惟终日郁郁寡欢。她训徒极认真，每天要我至少画两幅山水经她改。有一回我说：“我看到过的山水全都画完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她答得很好“那里会画得完……”，她的话不光是帮助我作画，还助成我的爱山癖，这一点倒很值得一提呢。十几年前我住在匡庐，每日在外寻幽探胜，一次竟找到五老峰，当我仰瞻俯视那神奇的峰峦邱壑时，悠然记起她的话，我感动得象一个教徒到了圣地的流出眼泪来。她的话在我近年才发现正同宋郭熙的“林泉高致”里所说的差不多。我想此刻应录出郭熙的话，会比较清楚一些吧。

山近看如此，远数里看又如此(想是如彼之误)，远数十里又如此，每远每异，所谓山形步步移也。山正面如此，侧面又如此(此处如此仍是如彼之意)，背面又如此，每看每异，所谓山形面面看也。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形状，可得尽悉乎？山春秋看如此，秋冬看，又如此，所谓四时之景不同也。山，朝看如此；暮看，又如此；阳晴看又如此；所谓朝暮之变化不同也。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态，可不无穷乎？

中国诗人对山真是多情，他们不论在那种心境，都会联想到山。想到他的爱人，也会想到一抹淡淡的远山，别离时吟出“带汝眉峰江上看”令人意销之句。姜白石的“数

峰清苦，商略黄昏雨”，我们会意味着“水仙曲”的潇洒缥缈的意境。

山峰本来只是靠形象来显示它的姿致，音乐也是一种纯粹形式的艺术，它靠一种抑扬顿挫开合承转的关系，使听者传出情感来的。中国诗人竟能借山峰型色来传示音乐的感情。千百年来，不知有多少人曾经心折以下两句诗：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。”由数峰青给予我们内心的意象使我们意味到那曲子的乐声，因而联想到弄乐的人。而江上数峰青青的，却陪伴着一个寂静的心。借用山峰，能说明一种微妙的意境，我们真是想不到吧？

除了北京的西山，与我相依最久的，要算湖北的珞珈山了。在日寇将侵入武汉时，我们急要离开住过三年的珞珈山，山坡上手植的两株紫白木笔，在别离前几天，竟开了好多朵花，那时正是六月，谁能不说这是奇迹呢？谁能不相信这是珞珈山多情的表示呢？我那时真体验到李后主悲凉的词句：“记得仓皇辞庙日……挥泪对宫娥”了。战后我回到旧居，书房前的三几株梧桐，已高过楼顶，山坡上数百株小松，也高过人，起居室前的蔷薇，也极茂盛，只是园中的两株木笔已寻不到了。我独自立在空屋前凭吊好久，这是与“短歌终，明月缺”一样无可奈何的了。

在抗战时，我们随武大迁校乐山，因为武大教授临时住宅筑在万佛寺山上，面临岷江，正对着苏东坡读书居所的凌云寺。这一带的江声山色，就是乐山人所自豪的“桂林山水甲天下，嘉州山水甲桂林”的根据。据传说，这也就

是古来所称的“小三峡”，也是“思君不见下渝州”的地方。不少大诗人（黄山谷手迹甚多）到过峨眉与嘉州。在对面的山里，还有两三个汉墓，由那里面浮雕的山川人物，我们还可窥见当年华阳国志所描写的盛况。

到乐山的第二年，日寇仍未有退意，我就卖掉带去逃难的衣物，找到一个相识的泥水匠的头儿，买些川中特异的木材砖瓦，盖了一座小楼，与对岸山上的凌云寺遥遥相望。那时日寇正由粤北上，敌机时时飞来，我每日坐在小楼上对着入画的山川，悠然的看书作画，有时竟还写诗自娱。有一次写了一首七绝，苏雪林看到，她极为称赏这两句“浩劫余生草木亲，看山终日不忧贫。”那时川中物价节节高涨，敌人近境，人心惶惶，大有不可终日之势。幸我终日看山，心境坦然不为所扰。我至今还感激那多情的山水，在难中始终殷勤相伴。

不知为什么，欧洲的山，在我印象中，殊为漠漠。我虽羡慕过瑞士少女峰近旁的高山，留峦过翡冷翠的平山，但相别后，从来没有再梦见。英格兰湖区诗人那里的山，诗人华兹渥茨的故里的“草海”，我也十分留连过。记得我最后去的一次正在深秋，各山都被丹黄秋树妆点，清澈的湖水，被蔚蓝的天空衬托着。我背了画囊，行吟其中，有如仙境。当时我真的决定把伦敦的寓所租出去买一间小房在“草海”村享受一两年清福，可是我回到伦敦后，这计划便也烟消云散了。

同样，在苏格兰的理梦湖的高山漫游时，想到司各脱